

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

新华社5月1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月9日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对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文史哲》创刊7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几代编辑人员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在弘扬中

华文明、繁荣学术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国内外赢得一定声誉,你们付出的努力值得肯定。

习近平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

神、凝聚中国力量。回答好这一重大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把刊物办得更好。

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创办于1951年5月,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刊的首家高校文科学报,也是我国目前刊龄最长的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近日,《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了70年来的办刊成绩,表达了担负起时代使命、发挥好期刊作用、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的决心。

是“学术风暴”策源地,也是多位学者成名处 引领学术风潮,无愧“学报之王”



《文史哲》1951年创刊。



《文史哲》编辑部。资料片

在全国高校文科学报之林中,山东大学主办的《文史哲》杂志独树一帜,享有“学报之王”的美誉。这不仅是因为《文史哲》杂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高校文科学报,更是因为《文史哲》杂志时时处在学术风潮的潮头浪尖,顺应之,引领之。

从1951年5月创刊以来,《文史哲》杂志就秉持关注学术动向、引领学术潮流的办刊旨趣,有意识地策划和引导重大学术论争。如上世纪50年代的“古史分期”论争、“红楼梦研究”大讨论,60年代的“重评孔子”,80年代的“文化热”笔谈,90年代关于“儒学是否宗教”的讨论,新近一个时期的“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都在中国当代学术史绘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些“学术风暴”的策源地,就在《文史哲》杂志编辑部。

被视为学术风向标之一

《文史哲》杂志在1951年5月创办,诞生在山东大学文学馆二楼西角的一间办公室里。时任社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同时也是山东大学校长的华岗。历史学家杨向奎任主编,文、史两系骨干教师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童书业、王仲荦、张维华、黄云眉、郑鹤声、赵俪生等著名学者组成最初的编委。《文史哲》杂志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高等学校创办的第一份文科学报。

《文史哲》杂志在创刊伊始,就呈现出主动引领学术潮流、激发学术争论的旨趣,华岗社长规定,《文史哲》杂志每期至少可能推出一篇论述现实的文章。因此,一大批著名学者都是在《文史哲》杂志

刊发了他们的处女作、成名作或代表作,如李泽厚、庞朴、李希凡等等。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著名学者大都在《文史哲》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文史哲》杂志也为此而驰誉学界,广受称道,在数代读者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文史哲》杂志向来被学界视为学术风向标之一,在海内外学界深受尊重和推崇。著名学者裘锡圭先生曾赞道:“《文史哲》杂志六十年来为推进我国人文学科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余英时先生认为:“《文史哲》杂志自问世以来即波澜壮阔,一展卷而数十年人文思潮之起伏尽收眼底。”池田知久先生则说:“《文史哲》这份学术杂志在二十世纪对海外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和青年学生而言是憧憬的对象,指路的明灯。这部杂志给予我们的鼓舞、激励、抚慰和喜悦是怎么形容都不为过的。”

奖项与荣誉数不清

《文史哲》杂志收获的不仅是学界大拿的一致好评,更有数不清的奖项与荣誉。

1998年、2000年,《文史哲》杂志连续获得“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称号;

1999年,获得首届“国家期刊奖”和“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称号;

2002年,同时获得三项荣誉:“国家期刊方阵双奖期刊”,第二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第二届“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

2003年,成为“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首批11家入选的学术期刊之一;

2005年,获得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

2009年,荣获“新中国60年最有影响力期刊”称号;

2011年,作为全国高校

社科学报界的唯一代表荣膺“中国出版政府奖”殊荣;

2012年首批入选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重点资助期刊”,2013年入围全国“百强报刊”。

不仅如此,《文史哲》杂志更是因为其厚重的古典汉学风格,迈出国门,走向国际汉学界。创刊不久,《文史哲》杂志就以其高端学术追求,成为整个中国学术的重要窗口。1955年12月,高教部就曾要求山东大学代表国家向英国、日本、苏联和越南等国的国家图书馆赠送《文史哲》杂志。郭沫若先生赴日考察时,曾应日本方面的要求,专门携带50本《文史哲》进行交流。如今,锐意创新的《文史哲》杂志在经历创办英文版,举办学术高端论坛,评点人文学术热点等创举之后,已经发行至3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期发行量600余份。世界著名大学图书馆大都订阅、收藏《文史哲》杂志,哈佛大学更将《文史哲》杂志与《历史研究》《考古》《文物》列为其所认可的四大中国大陆学术期刊。2013年秋,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在首届中国期刊交易博览会发布的《中国期刊海外发行报告》(2002-2012)显示,《文史哲》杂志凭借其稳定的学术质量和国际影响力,位居中文期刊(哲学社会科学类)海外发行量前四名。

2017年4月21日,李克强总理视察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编辑部。这家学术期刊迎来了国家领导人的视察,并赢得了总理的称赞与肯定。

经历了七十载的光荣与坎坷,相信《文史哲》杂志编辑部的故事还在延续。

综合《中华读书报》、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官网、山东大学新媒体中心

高枝独秀,守护清流

贺立华教授回忆在《文史哲》三十年点滴

办刊人的清醒

刚来(编辑部)报到,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以文史见长的《文史哲》竟然栖息在数学楼上,颇有一点儿“寄人篱下”的味道;更让我吃惊的是,这个当时发行量达70万份、名扬中外的《文史哲》办公条件竟是如此之差:编辑部只有一间20多平米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兼作资料室和会议室,满满当当积攒了三十多年的图书资料,书架占满了大半间;剩下的小半间屋子安放着一个小型号的破旧乒乓球台,权当多人共用的大“办公桌”了。

当时主编是刘光裕教授,书记是龚克昌教授,编辑有韩凌轩教授、史学通教授、顾琴芬教授、寇养厚教授等。他们都是有名望的学者,也都是谦谦君子。每逢上级下达个评先进或评模范的“指标”,大家总是礼让再三。在这种情况下,我总因年轻而被关照,至今我还记得韩凌轩教授坚辞大家评他省级一等奖,硬是把“指标”塞给我,他的观点是“你年轻需要”。年轻者被关照,年长者被尊重,这是《文史哲》的传统。

《文史哲》不是世外桃源,我在编辑部的这三十年间见证了它经历过的几多风雨:“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反和平演变”“反对西化”等一系列程度不同的政治运动。面对这一切,编辑部的教授们始终比较清醒,他们这样说:《文史哲》是学术期刊,它只能研究沉潜下来的历史。一切现象都可以研究,但《文史哲》的研究只能限定在学术范围内。

办刊人的尊严

《文史哲》自1951年创刊始,编辑班子就是由山大各院系的教师组成,起初都是课余兼职,后来形成了专业班子。如今,《文史哲》仍然继承了前辈均为教师职称系列的传统,在这里工作的教授不少是硕导、博导,他们仍然在各院系上课,仍然带硕士、带博士。他们有繁重的编辑工作,也有繁重的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但是,不管他们教学成绩多么优秀,都是不算工作量的,都是不计课时费、不领取报酬的。所以这一块收入,明显不如院系的老师。

《文史哲》不是创收单位,所以教师们的津贴不管是几级岗,均享受半额。外界许多人戏言:《文史哲》是捧着金饭碗没饭吃。没错,它有足够的条件“创收”,但它没有。不管《文史哲》发行量是几万还是几十万,它的收入都会进入国库,都会周转为印刷费。在众多报刊下海走市场“卖版面”“创收”的今天,《文史哲》高枝独秀,守护清流。

办刊人的坚守

五年前,学校派著名学者王学典教授出任《文史哲》主编。这位个性鲜明的老兄的确很“刚”:他坚决地拒绝了本校照顾类的发稿;坚决抵制“近水楼台”,包括本部同仁也拒不给情面;坚决地撤销了照顾低档次文章发表的“增刊”;坚决地回绝了各级领导的推荐稿。学典兄在没来编辑部的前十多年间,《文史哲》发表了他的十多篇论文,他是为《文史哲》创造声誉的栋梁作者,但是自从他来到编辑部任主编五年多,就再也没利用《文史哲》发过一篇文章。他说“《文史哲》是稀有资源,只要我在此当一天主编,就绝不在此发一篇文章,绝不能利用它为自己谋私利。”也许,这就是他敢于“刚”性决绝地抵制流俗的资本和底气吧。

以王学典教授为主编的《文史哲》这班人马,是一个敢于向物欲流俗、向学界腐糜之气说“不”的优秀团队,是一个“任尔东西南北风”,依然痴心不改的坚强集体,他们守护的正是《文史哲》前辈学人流传下来的以学术为本的“铁肩担道义”的那股清流。恰如山大原校长徐显明教授在祝贺《文史哲》荣获国家最高奖“政府奖”时,高度评价《文史哲》团队时所言:“当你们拒绝权贵和铜臭的时候,你们已经获得了尊严!”